佛说方等泥洹经二卷

佛说方等泥洹经卷上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于王舍鹞山，从大众比丘，比丘千二百五十。

时摩竭王阿阇世，与越祇不相得，众臣议言：“越祇自恃国富民众，地沃野丰，多出珍宝，不首伏我，当往攻伐。”国贤大臣名曰雨舍，梵志种也。王命使行，稽首佛足，敬问消息，兴居轻强，气力游步，德化日升。言阿阇世与越祇有憾，众臣之议，欲往攻伐，愿闻众祐，有以教之。

大臣受命，即严车五百乘、骑二千、步人二千，行诣鹞山。到小道口，下车步进，见佛欢喜，貌色恭辞，气重揖让毕长跪言：“摩竭王阿阇世，稽首佛足，敬问消息，兴居轻强，气力游步，德化日升。”

佛言：“甚善！王与国人及汝皆安不？”

雨舍白言：“王与越祇有憾。众臣之议，以彼自恃国富民众，地沃野丰，多出珍宝，不首伏我，欲往伐之。愿闻佛教。”

佛报大臣：“昔吾一时曾游越祇止躁神舍，见其国人皆多谨敕。我时为说治国七法不危之道，其能行者，日当兴盛，未之衰也。”即叉手言：“愿闻七法，盖何施行？”

佛言：“谛听。”对曰：“受教。”

时贤者阿难住后扇佛，佛言：“阿难，汝宁不闻越祇国人数相聚会，讲论政事，修备自守？”对曰：“闻其数相聚会，讲论政事，修备自守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彼为不衰。汝闻越祇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转相承用？”对曰：“闻其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转相承用。”

“汝闻越祇奉法相率，无取无愿，不敢有过？”对曰：“闻其奉法相率，无取无愿，不敢有过。”

“汝闻越祇礼化谨敬，男女有别，长幼相事？”对曰：“闻其礼化谨敬，男女有别，长幼相事。”

“汝闻越祇孝于父母，逊悌师长，受识教诲？”对曰：“闻其孝于父母，逊悌师长，受识教诲。”

“汝闻越祇承天则地，敬畏鬼神，敬顺四时？”对曰：“闻其承天则地，敬畏鬼神，敬顺四时。”

“汝闻越祇尊奉道德，国有沙门应真及四方来者，供养衣食、卧床、疾药？”对曰：“闻其尊奉道德，国有沙门应真及四方来者，供养衣食、卧床、疾药。”

佛言：“夫有国者，行此七法，难可得危。”雨舍对曰：“使越祇人持一者，尚不可攻，何况有七！国事多故，当还。”请辞。

佛言：“可置知是时。”即从座起，礼佛而去。

是时，佛敕贤者阿难，请鹞山中诸倚行比丘，令会讲堂。即请悉会，稽首毕，一面坐，佛告诸比丘：“听我所言，善念行之。”皆曰：“受教。”

佛言：“比丘有七教，则法不衰。何等七教？一当数会，讲诵经道，无有懈怠；二当和顺，忠正相教，转相承用；三当无取，无愿于他，唯乐山泽；四当绝淫，长幼先后，相事以礼；五当慈孝，承事师长，受识教诲；六当奉法，敬畏经戒，以修梵行；七当遵道，供养圣众，开解童蒙，来学者受给施衣食、卧床、疾药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“又比丘有七守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守清净，不乐有为；二守无欲，不贪利养；三守忍辱，无所诤讼；四守空行，不入众聚；五守法意，不起众想；六守一心，坐禅定意；七守约损，衣食粗疏，草蓐为床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“又比丘有七敬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为敬佛，善心礼事，无他倚行；二为敬法，志在道意，无他倚行；三为敬众，依受教令，无他倚行；四为敬学，事持戒者，无他倚行；五为敬闻，事讲授者，无他倚行；六为敬净无欲，无他倚行；七为敬定，事坐禅寂，无他倚行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“又比丘有七财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当有信，见正喜乐；二当有戒，慎护不犯；三当有惭，改过自悔；四当有愧，顺所言行；五当多闻，讽诵无厌；六当智慧，深行微妙；七当法施，勿望礼赂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“又比丘有七觉意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志念觉，倚净无淫，寂分散意；二法解觉，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；三精进觉，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；四爱喜觉，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；五一向觉，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；六惟定觉，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；七行护觉，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“又比丘有七知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当知法，佛十二部经，谛受诵论；二当知议，求诸法慧，博解其要；三当知时，可诵、可步、可禅、可卧，无失时宜；四当自

知，所入法行，多少深浅，熟与初始，志当日胜；五当知节，勿贪美妙，适身节食，无以自病；六当知众，入比丘众，梵志、圣人、君子及士民众，分别知可敬、可住、可坐、可默、可语；七当知人，观其所好，察其志能，随意劝导，令知圣化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“又比丘有七惟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惟经道，当如人念父母，父母生子，思极一世，惟法活人，无数世度人生死；二惟人生无不有苦，忧念妻之家属所有，死各离散不知所堕，若身有罪，亲不能解，知此非常，当念行道；三惟精进，端身口意，取道不难；四惟谦虚，无自憍大，承事明哲，矜诲未闻，愍伤教之；五惟降意，不驰六情，抑淫怒痴态，无有邪行；六惟躯中，但盛臭秽，风寒热血，无可贪者；七惟自观形如粪土，日当念死，天地开辟生民以来无不死者，世间如梦，所见欢爱不知为化，悟乃觉空，当知是幻，勿以目欺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“又比丘复有六重法，当善念行，可得久住：一为修身，以起慈心，依圣旬通诸清净者行此重任，和一爱敬施于同学，无取无诤，勉共守行行；二为修口，善行以起慈心；三为修意，善行以起慈心；四为所见法际，若得衣食、应器余物，终不爱藏；五为持戒不犯，不以摸质，能用劝人；六为若从正见得出正要，受道苦尽度知见了，行此重任，皆以圣旬通清净用和爱敬施于同道，无取无诤，转相建立，共守道行。

“又复比丘，当为愍伤，一切蠕动，至于虮虱，必加慈心。人之死亡，当为悲哀。彼得为人，如不闻道，家室啼哭，亦不知死，魂神所趣。唯得道者，能知之耳。佛为是故敷陈经法，经不可不学，道不可不行。天下多道，王道为大；佛道如是，最为其上。譬数十人，俱共射准，有前中者，有后中者，要射不止，必复中准。又如天下众流不息皆归于海。比丘如此，行道不止，会得解脱。如佛法教，转相承用，讽咏佛语，常用时诲。四辈弟子，展转相教，如是佛经，可得久住。”

彼时佛请贤者阿难，俱之巴连弗邑，即受教行。佛摄衣钵，历王舍城，去行半道所，顿止王园。佛告诸比丘：“皆听！其为道者，当知四谛。凡人不知，故走长塗，宛转生死，无休止时。吾是以启汝意。何等四？一曰知苦苦，是谓真谛；二曰苦由习生，是谓真谛；三曰苦习尽灭，是谓真谛；四曰苦习尽受道，是谓真谛。于苦不慧不知，故走长塗，生死不休，当以知此苦谛。苦者，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，以要言之，五盛阴苦。已觉斯苦，能断爱习，是谓得眼，为极是生，后不复有苦。犹习者，从爱苦习都尽，受道之谛，得眼见证，为尽是生，后不复有。已见真谛，得道眼者，无复生死，长塗永绝。

“如是比丘，又当复知，道得八行。何等八？一以专心受佛经法；二弃爱欲，与世无诤；三终不为杀盗淫行；四不欺谗、佞饰、恶骂；五不嫉妒、贪餮、不信；六念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；七观形中臭秽不净；八不贪身，知当归土。诸往古佛，皆见此四谛。诸当来佛，亦见此四谛。其有贪慕家居恩爱及乐世间荣名之寿者，终不得是度世之道。道从心生，心净者乃得道。其次心端，不犯五戒，可得上天。其次信道，好学经法，后可得作人。若都欲断绝地狱、畜生、饿鬼道者，当以一心奉行经戒。今佛为天下解脱生死，开现正道，其欲学者，当谛思惟。”

佛与贤者阿难，前到巴连弗，止城外神树下。诸梵志、居士，闻佛从诸弟子来，皆出城外，欲覲见供养佛。有持席荐，有持毾㲪，有持水浆及锭灯者，行诣佛所，稽首毕，一面坐。佛告诸梵志、居士：“人在世间，好贪欲恣意者，有五消耗：一自放恣，财产日减；二自放恣，危身失道；三自放恣，众人不敬，死时有悔；四自放恣，丑名恶声，周闻天下；五自放恣，身死魂神堕三恶道。人能降心不放恣者，有五丰德：一自检摄，财产日增；二自检摄，得近道意；三自检摄，众人所敬，至死无悔；四自检摄，好名善誉，周闻天下；五自检摄，身死神生天上福地。人不自恣，有此五善，宜思念之。”佛为众人，说法正化若干要语，无不欢喜，皆前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于是佛起，到阿卫聚坐一树下，持神心道眼见上诸天，使贤神守护此地。贤者阿难，从宴坐起，稽首毕，一面住。佛问阿难：“谁图此巴连弗起城郭者？”对曰：“是摩竭大臣雨舍所建，所其欲以遏绝越祇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雨舍之贤，乃知图此。吾见忉利诸神妙天共持此地。其有土地为天神所护，必安且贵。又此地者，近天之中。主此地神，名曰人意。人意所护，其国久而益胜，必多圣贤、仁智、豪俊，余国弗及，亦莫能坏。此城久久，如欲坏时，当以三事：一者、大火，二者、大水，三者、中人与外人谋，乃坏此城。”

雨舍闻佛与众弟子俱游到此，即乘王威严车五百乘，出城欲覲见供养佛。到即下车，步入园门，见佛欢喜，貌色恭辞，气重揖让毕，一面坐。佛为说法正化若干要语，雨舍欢喜，乃避座言：“欲设微食，愿与圣众俱屈威神。”佛以默如可之。即起稽首，绕佛三匝而归。大臣归乃通夜，具作好食，严室内施床座。早行白佛：“食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”佛即摄衣持钵，与众弟子俱到其舍，就高座于众前坐。

雨舍手自斟酌腆美，奉钵致浆，行澡水毕，住白佛言：“已所施福，愿佛咒愿：此国土民，一切天人，使长得安。”

佛咒愿言：“佛助尔喜，为天人供养，土民作导。饭佛、比丘僧，称誉正法，受道慧语，奉行经戒，都咒愿此。可敬知敬，可事知事，博施兼爱，有慈哀心，使汝一切常获福利，得见正道。”大臣欢喜。

佛复言：“汝于今世，虽有官事，缘由此福，后必解脱。若人得饭佛及真贤持戒者，沙门咒愿，终不徒弃。又当以知，若欲在官及居位者，不可有贪心，不可侈心，不可憍心，不可虐心，不可快心。去此五者，后无咎悔，死得上天，除恶道罪。”

佛说已从坐起，出东城门。雨舍追侍曰：“当名此门为瞿昙门。”佛度津渚，又追名之，为瞿昙津。

是时人民，有乘舫舟渡者，有乘小船，或乘竹箄及木桴渡，渡者甚众。佛坐定意自思：“往昔未作佛时，身所更来，乘此桴舡，不可复数。今以解脱，不复乘此，亦使我诸弟子得离是。”佛从定觉，自说颂曰：

“佛为海船师，法桥渡河津，

大乘道之典，一切渡天人。

亦为自解脱，度岸得升仙，

都使诸弟子，缚解致泥洹。”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俱之拘利邑，受教皆行，到坐树下。佛告诸比丘：“皆听当持净戒，当思定意，当解慧行。此三者，禅誉既丰，又得离于淫怒痴垢，是谓正度欲疾。望此当力自解，用尽是生，入清净行。务如应作，而知一心，以善其性，与世无净。已知世事，宜自忧身，静居内思，意志即明，三垢已除，便自得道，心不复走，亦无所著。譬如国王为万姓主，比丘自思惟能万端皆心为主。”

佛与阿难俱，到喜豫邑，止河水边揵祇树下。诸弟子且入城，乞食已，澡洗毕，还礼佛住，白佛言：“是国多疫疠，有死者。朝所共闻，有清信士，玄黙、时仙、初动、或震、叔良、快贤、伯宗、兼笃、德称、净高，十人皆死。是辈丧身，当趣何道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此十人者，已断自然魂神，上生十八天上，到不还地，不复来下受世间法。又是国死，非但此也，佛天眼见五百清信士，悉如难提等离三垢，五道断死，皆上生不还之地，止取泥洹。又有三百清信士，已断三结，无淫怒痴，升频来地，后来下生，当见苦际。复有五百清信女，皆得四喜，三结尽，得沟港，离三恶道，生天人中，不过七世当得应真。”

于是佛谓诸比丘：“汝说彼死者，为挠扰佛也。然吾为佛，不复受此，亦当何惧？微哉妙矣，生死有时！夫诸佛兴，虽曰生于世，不住法情矣！何则如来法情已止？无所不觉，已了是生。现说分明，所谓妙者，从有是令得是，无有是不得是，从是起令是生，是灭者乃都灭。所以者何？用有欲求故为不明，缘不明、行，缘行、识，缘识、名色，缘名色、六入，缘六入、更乐，缘更乐、痛，缘痛、爱，缘爱、受，缘受、有，缘有、生，缘生、老死忧悲苦懑恼。致是具足苦性，习有生死之本，转如车轮，行无休息。从痴不明故有生死，假令不明无余无欲以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更乐灭，更乐灭则痛灭，痛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受灭，受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懑恼。致是具足苦性、习有为都灭矣！故先为若说，痴者有生死，慧者持道不复生死。当思念此，挫其心乃不持复更生死之道。又欲近道，当有四喜，宜善念行：一曰念佛，意喜不离；二曰念法，意喜不离；三曰念众，意喜不离；四曰念戒，意喜不离。念此四喜，必令具足，而自了见，当望正度求解身要，可以除断地狱、畜生、鬼神之道，以致沟港，不堕恶地。虽往来走天上人中，不过七生，自得苦际。”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之维耶离国，即受教行。佛乐拘利历城中去，到止城外故望女奈氏园。奈女闻佛从诸弟子自越祇来，即严车衣服，从五百女弟子，俱出城诣奈园，欲跪拜侍觐。佛遥见其五百女来，敕诸比丘：“见是皆当低头内观，自端汝心。彼好庄衣，譬如画瓶，虽表彩色，中但屎尿。当知好女，皆尽画瓶辈也。夫为道者，不当惑彼，故当健制、志惟、分别。是奈女来，亦从我教。何谓健制？已生恶法，能即断却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未生恶法，能令不起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未生善法，意能发生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已生善法，志立弗忘，能使增广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。是以当为，宁破筋骨，自碎身体，不随心而为恶。是为健制。何谓志惟？惟内身循身观，惟外身循身观，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；惟内痛循痛观，惟外痛循痛观，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；惟内意循意观，惟外意循意观，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；惟内法循法观，惟外法循法观，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。是为志惟。何谓分别？知可行、不可行，从其正能别行，是为分别。夫能健制、志惟、分别，乃为有力。非谓壮士多力而为健也，能去恶就善，是谓最健。自吾求佛与心诤以来，其劫无数，用不听邪心故，今得为若世间作佛亦可休止。汝意久在不净之中，可自拔擢，免斯众苦。见是女来，当如我教。”

于是奈女到，稽首毕，一面坐，佛问言：“今汝诸女意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受佛大恩，得闻法教，愚痴醒悟，夙夜自敕，不敢邪心。”

佛告奈女：“好邪淫者，有五自妨：一者、多声不好，二者、王法所疾，三者、怀异多疑，四者、死入地狱，五者、地狱罪竟受畜生形。皆欲所致。能自灭心不邪淫者，有五增福：一者、多人称誉，二者、不畏县官，三者、身得安隐，四者、死上天生，五者、从立清净泥洹道。是以当自患厌，母人生病，月期不净，拘绊捶杖，不得自在。受行经戒，可得如佛清净之道。”佛为奈女，说法正化若干要语。

奈女欢喜，避坐长跪白言：“欲设微食，愿佛圣众。”俱屈威神，佛以默然可之，即作礼而去。

去未久，维耶离豪姓，有诸离车，闻佛从诸弟子来，去城七里，即乘王威严四色车，出欲见佛。诸离车中，有乘青马、青车，青衣、青盖、青幢、青幡，官属皆青；有乘黄马、黄车，黄衣、黄盖、黄幢、黄幡，官属皆黄；有乘赤马、赤车，衣盖幢幡官属皆赤；有乘白马、白车，衣盖幢幡官属皆白。

佛见车骑数十万众填路而来，即告诸比丘：“汝欲见忉利天上天帝苑中侍从出入者，如此无异耶！”诸离车到，皆下车步，入奈园作礼毕，一面坐。

佛为大众说法正化，有人字并暨，避坐起，整衣服，向佛自陈言：“每闻佛功德，巍巍甚大！天上天下，无不倾动。常从在所，夙夜敬仰，服重清化，不敢有恼。”

佛语并暨：“天下睿哲乃知敬佛。夫敬佛者，自得其福，死皆上天，不堕恶道。”

于是并暨说颂赞曰：

“敬谒法王来，心正道力安，

最胜号为佛，名显若雪山。

譬华净无疑，得喜如近香，

方身观无厌，光若露耀明。

唯佛智高妙，明盛无瑕尘，

愿奉清信戒，自归于三尊。”

是时坐中五百豪姓，各解身上衣，以授并暨。并暨持衣，前白佛言：“是诸尊者，闻善言喜，共以五百上衣，奉献世尊，愿哀受之。”

佛受已告言：“传士当知，佛为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已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众祐，出兴于世，有五难有自然之法。何等五？佛出教化天下，释、梵、沙门、梵志、龙、神、帝王，以自然慧，为世现证，开说真道，上语

亦善，中语亦善，下语亦善，至要义具，清净究畅，一切敷演，是一难有自然法也。佛说经于天下，闻者皆乐，信学讽诵，端身口意，去邪入正，是二难有自然之法也。天下人民，闻佛经道，意去开解，深之思惟，皆得明慧，是三难有自然之法也。天下人民，闻佛教诫，多以爱敬，出三恶道，生天人中获大利，是四难有自然之法也。天下人民，闻佛道奥深妙法言，解本生死缘之事，断情绝欲，皆得出要，第一精进得应真道，第二精进得不还道，第三精进得频来道，第四精进得沟港道，是五难有自然之法也。凡人于佛，而有反复之心，以施少善者皆得大福，不唐弃也。是故并暨，当自勖勉，以学此得。”

佛说已，诸离车从座起，整衣服叉手言：“本欲请佛，而奈女以夺我先。愿须后日，我等多务，欲还请辞。”佛言：“可当知时。”时即皆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奈女通夜作浓美食，严饰室内，晨施床座，行白佛言：“食具足辨，唯圣知时。”佛与众弟子，俱到其舍，就高座于众前坐。奈女手自斟酌，奉钵致浆，行澡水毕，取小床坐佛前欲问法。

佛言：“我代若喜好布施者，后无怨畏，多得称誉，善名日增，众人爱敬。人能无悭，仁慧为智，如是无垢安隐，生天上诸天相娱乐。”佛为奈女，说法正化若干要说已皆欢喜。

佛请贤者阿难，俱至竹芳邑，止城北林树下。是岁，竹芳邑饥馑，谷糴腾贵。佛告诸比丘：“是间饥馑，乞求难得。汝等宜分部行，别到维耶及越祇诸聚邑，可以无乏，受教当行。”

佛言：“比丘，当知自损，得善无喜，得恶勿忧。食取支身，勿贪求美。但坐嗜味，爱求之故，生死不绝。夫知节身能自损者，可得定意。”佛为说法正化若干要语，皆欢喜礼佛去，各分部行到诸国邑。佛独与阿难俱，到卫沙聚。

是时佛身疾，举躯皆痛。佛念痛甚，而弟子皆不在，当须众来，乃取泥洹。宜为是疾自力精进，以受不念众想之定，即如其像正受三昧，思惟不念众想之定，以是忍意而自得闻。

贤者阿难从一树下起，诣佛稽首毕，一面住，问佛消息：“疾宁瘳损？闻圣体疾，实用忧惧。世尊得无欲取泥洹？愿有教令。”

于众弟子，佛报阿难：“佛岂与众相违远乎？吾亦恒在比丘众中，所当施为教诫，以具前后所说皆在众所，但当精进案经行之。向吾疾生，举躯痛甚，即思不念众想之定，意不著疾故，忍中正要者。

“阿难，我所说法，中外备悉。佛为法师，无所遗忘，所当施行，自足可知。我亦已老，年且八十，形如故车，无牢无强。吾本说，生死有时，无生不终极。上有天名不想入，其寿八十四千万劫，彼亦有死。是以佛起经于天下，咸示泥洹大道，以断生死之本。我今都为有身作锭令身自归，为法教锭令法自归。彼何谓锭？何谓自归？谓是专心在四志惟：一惟观身，二惟观痛，三惟观意，四惟观法。健制思念，断不使意，是为一切作法教锭，当以自归。吾为此已重说，如欲解者，当精进行中外戒法，必使如常。其有自归，觉佛经道，皆佛子孙。今我委弃转轮王位，为天下作佛，忧度三界。汝等亦宜自忧其身，以断众苦。”

彼避雨时，补缮衣毕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至维耶离。受教即行，既到止猿猴馆，行乞食毕，涤钵澡洗，又与阿难俱，到急疾神地。

佛言：“阿难，维耶离乐，越祇亦乐。今此天下，十六大国，其诸郡邑皆乐。熙连然河，多出黄金。阎浮提地，五色如画。人生于世，以寿为乐。若比丘、比丘尼，知四神足，是为拔苦，多修习行，当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得不死，一劫不啻。如是，阿难，佛四神足，已多习行，专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如来可止一劫有余。”佛重说是至再三。时阿难意没在边想，为魔所蔽，曚曚不悟，默而不对。

佛言：“阿难，汝去到一树下，静意自思。”即受教，一处坐。

时魔波旬来曰：“佛意无欲可般泥洹。教诲已周、已讫，可灭度矣！昔者佛游伊留河上，解说诸老曰：‘吾为佛，虽得自在，不贪久住。’非谓今也？所度亦毕，可般泥洹。”

佛报波旬：“吾所以至于是未灭度者，须我众比丘及比丘尼，令皆智慧承用经戒，劝请未入，使学者成。亦以须我请清信士及清信女，令得智慧承用经戒，未入者入，受法者成。如是，波旬，吾以待此四辈弟子，皆得法意，展转相教，解诸童蒙，使学成就，是以至今未灭度耳。”

魔曰：“可足，时已毕矣！”

佛言：“汝默，如来不久，是后三月，当取泥洹。”

魔心乃悦，欢喜而去。佛即正坐，定意自思，于三味中，不住性命，弃余寿行。当此之时，地为大动，空中清净，佛之光明彻照无穷，诸天神来侧满虚空。佛从定觉，自说偈曰：

“无量众德行，有为吾今舍，

近远应度者，已度应度者。”

贤者阿难，心惊毛竖，疾行诣佛，稽首毕，一面住，白佛言：“甚哉！世尊，地动乃尔，是何因缘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凡世地动，有八因缘。何等八？天下、地在、水上，水止于风，风止于空，空中大风，有时自起则大水扰，大水扰则普地动，是为一也。有时得道沙门，及神妙天，戒德隆盛，欲自试力，手按少地，则普地动，是为二也。若始菩萨，从第四天，下入母胎，明哲慈意，欲见道化，开发愚矇，乃放神光，震动天地，令梵、释、魔、沙门、梵志一切见明，是为三也。若菩萨生出母胎时，德感诸天，净无云曀，神光远照，则普地动，是为四也。至于菩萨得无上道，正真佛时，普地大动，天神四布，称扬佛名，是为五也。及已作佛，初大会时，法轮三转，天人则解，此彼菩萨升成大道，光明远照，时普地动，是为六也。佛教将毕，欲弃寿行，不住性命，乃大放光，劝发天人，则普地动，是为七也。如佛众祐，临当弃身般泥洹时，明无不照，天神参至则地普动，是为八也。”

阿难言：“今佛已为舍性命耶？”

佛言：“已舍。”

阿难曰：“昔闻佛说，若有弟子知四神足，多修习行，专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止不死一劫有余。而佛道德，过殊于此，亦不可久止乎？”

佛报阿难：“今汝言之，岂不过耶？吾与汝言，四神足者，乃至再三。而若径默，没在暗昧，不发明想，为魔所蔽，而复何云？具佛所说，言一出口，宁自违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夫不智者既自发言，而追违之，我无是也。”

阿难垂涕曰：“亦何驶哉！佛取泥洹！一何疾哉！世间眼灭！”

彼时，佛敕贤者阿难，请维耶离国倚行比丘。受教即请，悉会讲堂，稽首毕，一面住。佛告诸比丘：“世间无常，无有牢固，皆当离散。无常在者，心识所行，但为自欺。恩爱合会，其谁得久？天地须弥，尚有崩坏，况于人物，而欲长存？生死忧苦，可厌已矣。佛后三月，当般泥洹。勿怪勿忧！

“且夫一切去来现佛，皆从法得。经法且存，但当自勉勤学力行，持清净心，趣得度脱。心识情休，则不死不复生，亦不复走于五道舍一身受一身也。五阴已断，乃无饥渴、寒热、忧悲、苦恼之患。人知正心，天上诸天皆代人喜。当以降心柔弱自损，勿随

心行，心之行无不为得。道者亦心也，心作天，心作人，心作鬼神、畜生、地狱，皆心所为也。从心行得起诸法，心作识，识作意，意转入心。心者最为长，心志为行，行作为命，贤愚在行，寿夭在命。夫志行命三者，相须所作好恶，身自当之。父作不善，子不代受。子作不善，父亦不受。善自获福，恶自受殃。今佛为天上天下所尊敬者，皆志所为，是故当以正心行法。唯行法者，能现世得休，现世得安。宜善取持谛受讽诵，静意思惟。然则我清净法，可得久住，可以愍度世间众苦，道利绥宁诸天人民。

“比丘当知，何等为法？谓是四志惟、四意端、四神足、四禅行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、八道谛。如受行可得解脱，令法不衰。

“彼何谓四志惟？惟内身循身观，惟外身循身观，以内外观分别思念断痴惑意。惟痛之观，及意与法，皆如初说。

“何谓为四意端？已生恶法，能即断却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未生恶法，制使不起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未生善法，即能发生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已生善法，志立不忘，能使增踰，精进意端。

“何谓为四神足？思惟欲定，以灭众行，具念神足，其欲不邪，不取无舍，常守清行。惟精进定，惟意志定，惟戒习定，皆同文如初说。

“何谓四禅？弃欲恶法，但念但行，志乐无为成一禅行；念行已灭，内守一心，志在恬静，成二禅行；惟观无淫，心安体正，分别见真，成三禅行；已断苦乐，无忧喜想，意已清净，成四禅行。

“何谓五根？一为信根，意向四喜；二为精进根，治四意端；三为念根，念四志惟；四为定根，思四禅行；五为智根，见四真谛。

“何谓五力？一为信力，喜意不坏；二为精进力，常能健制；三为念力，得志惟观；四为定力，禅意不乱；五为智力，以道自证。

“何谓七觉志？念觉意，法解觉意，精进觉意，爱喜觉意，一向觉意，惟定觉意，行护觉意。

“何谓八道？正见、正思、正言、正行、正命、正治、正志、正定。

“是为度世清净之法。”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至拘利邑。即受教行，佛乐维耶，过国中出城门，回身右转视门而笑。贤者阿难即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长跪问曰：“自我得侍二十余年，未曾见佛行以无缘，如回身视门而笑。是何因缘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阿难，佛之仪法，不妄回身虚而笑也。是我最后见维耶离故视笑耳。”

于是佛自颂曰：

“是吾之最后，游观维耶离，

将游彼泥洹，不复受有身。”

有异比丘，亦赞颂曰：

“佛称此末后，身行极于斯，

若遂沦清虚，于何睹圣来？”

佛与阿难，俱到拘利止城北林树下，告诸比丘：“当护净戒，当思定意，当解智慧。夫以守戒、有定慧者，成大德致丰誉，永离贪淫、瞋恚、愚痴，可得应真。欲以现世望正度者，当加自解令尽是生入清净道，已如应行乃自知身后不复受。”

佛复请贤者阿难，俱之健持邑，止城北树下坐，告诸比丘：“当守净戒，思惟定意，求解智慧。守净戒者不随三态，惟定意者心不放散，已解慧者去离受欲，行无挂碍，有戒、定、慧，德大丰誉，又离三垢终得应真。欲以是身望得正度，当勤求解，令尽是生入清净道，作如应行乃自知灭后不复受。”

佛又与阿难俱，过掩满邑，及出金邑、授手邑、华氏邑，至善净邑，处处为弟子说此三要：曰当护戒，当思定，当解慧。守此三者，德丰誉大，消淫怒痴，是谓正度。已有戒心则定心成，定心已成则智心明，如染净洁受色明好，有此三心则道易得。但当一意勤身求解，令尽是生已入清净，行如应者自知极此不复受生。若不能具戒、定、慧行，欲度世难。有此三者意自开解，坐而思惟便见五道——天上、人中、地狱、畜生、鬼神，分明悉知众生意志所念。譬如溪水清，其中沙砾，青黄白黑所有皆见；得道之人但心清故，所视悉见，欲得道者当净其中心。如水浑浊，则无所见；持心不净不得度世。师所见说，弟子当行。师同不入弟子心中，就正其念，念意端者道自得矣。”

佛已乐善净，又请贤者阿难俱之夫延邑，止城北树下坐。脯时，阿难从宴坐起，到佛所稽首毕，叉手问曰：“仓卒欲知地动几事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有三因缘：一为地倚水上，水倚于风，风倚于空，大风起则水扰，水扰则地动；二为得道沙门及神妙天，欲现感应故以地动；三为佛力，自我作佛前后已动，三千日月、万二千天地无不感发，天人鬼神多得闻解。”

阿难叹曰：“妙哉！佛为无伦，以自然法无不感动，至德至道巍巍乃尔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阿难，佛德不小，乃从无数劫积累功德，奉行诸善自致作佛，有是神妙自然法化、一切知、一切见、无不入、无不化。忆念我昔以慈悲心，若干百千人，天下诸王君子众，化住相见，随其像貌为安慰说经道，周流教化使得善意。如是现化遍于八方，随其国俗服饰语言，相其人行何法知何经，而为演说授以正道。乐义言者为设典教，解道理者为说上要，坚立其志已而舍没。设王君子莫知我谁，后皆耽味敬承法化。是为佛之清妙自然法也。

“又我阿难，得佛力遍入现化，以佛仪法入沙门众为之师导，已后化入梵志之众；又居士、儒林、异学，随其被服声音语言，授与经道一切成就，为厝模法已而舍殁，子曹皆受我教而莫我知。是佛之难有自然法也。佛亦上入第一四天王，遍上第二忉利天、第三焰天、第四兜术天、第五不憍乐天、第六化应声天周币魔界，又上第七梵天、第八梵众天、第九梵辅天、第十大梵天、第十一水行天、第十二水微天、第十三水无量天、第十四水音天、第十五约净天、第十六遍净天、第十七清明天、第十八守妙天、第十九玄妙天、第二十福德天、第二十一悉淳天、第二十二近天、第二十三快见天、第二十四无结爱天。我皆周遍若干百千人，是诸天随形貌与相见，乐清净者为说清净，达道意者劝使布化，在清人者立以大其解法情即授以要，诱劝导利化使得道讫辄舍殁，彼诸天辈莫知我谁。是佛之难有自然法也。上余四天皆无形声故佛不往，第二十五空慧入天、第二十六识慧入天、第二十七不用慧入天、第二十八不想入天。

“如是，阿难，佛恩广大无不成济。然而难值，佛出世间如沤波罗华时时有耳！佛所说法亦难闻闻，已闻经法当受护持。护持云何？我灭度后若有比丘言：‘我见佛，口受是法、是律、是教。’然其言说不近不经而亏损法，当持法句经所言律所见为解说之。若经不入与法意比，则当谏曰：‘贤者且听，佛不说是。吾子妄受与法意违，非法非律不如佛教，当知弃是。’若有比丘言：‘我所止得，依圣众有法戒者，面受是法、是律、是教。’然其言说不近不经亏损正法，当持法句经义律语为解说之。若经不入与法意诤，则当谏谓：‘贤者且听，比丘众者知法晓律，此非法律。吾子妄受不应于经与法意违，不如佛教，当知弃是。’若有比丘言：‘我面从耆旧长老者，口受是法、是律、是教。’然其言教不近不经亏损正法，当持法句经义语为解说之。若经不入与法意违，则当谏谓：‘贤者且听，耆旧长老知法晓律，此非法律。吾子妄受不应于经与法意违，不如律教，当知弃是。’若有比丘言：‘我得近贤才高明智达福慧众，所宗事面从受是经法律教。’然其言说不近不经亏损正法，当持法句义解说之。若经不入与法意诤，则当谏谓：‘正贤者且听，贤哲高明晓法律，此非法律。吾子妄受不应于经与法意违，不如佛教，当知弃是。’

“又复阿难，若有言：‘我得从佛受是法语。’而其言谬不合经法。若有言：‘我从依圣众奉法者受。’而其言谬不合经法。若复言：‘我口从耆旧长老受是。’其言错谬不合经法。若言：‘我从贤才高明智大福慧，面受是语。’而其言非不合经法。当举佛语以解晓之，趣使其人入经承律，以为详说佛经法教圣众所承、长老所明、贤才所识、贤者谛受，如律教无得诤，当知持是四。若彼阿难，有是四暗亏损正法，当为分别令弃邪媚受四正意，是为受持护法者也。其不承经戒者，众比丘当黜之。稊稗不去害善谷苗，弟子不善坏我道法，当相检校，无得以佛去故不承用教。世有沙门，奉行经戒，则天下得福，天神皆喜。若闻在所有明经比丘、长老比丘，新人学者当从咨受。如是则清信之士、清信之女，乐供衣食、床卧、疾药。比丘同道，不可不和。其堕地狱三恶道者，皆不和故耳！比丘不可转相形笑言：‘我知经多，汝知经少。’知多知少，各自行之。言说应经者用，不合者弃。是佛所说，比丘所受，必善持之。若令如后，凡讲论经，当言：‘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某国某处，与某比丘俱说是经。’若其经是，不得苟言非佛所说。相承用如是者，比丘法可得久住。”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之波旬国，弟子皆行。佛以乐夫延历城中，去到止城外禅头园中。波旬豪姓有诸华氏，闻佛来到皆出作礼，稽首毕，一面坐。佛告诸华氏：“智者居家，恭俭节用，所奉有四，用得欢喜：一为供养父母妻子；二为瞻视人客奴婢；三为给施亲属知友；四为奉事君天、正神、沙门、道士。是谓知生全身安家，得力得色，富足名闻，死得上天。”

佛为诸华氏，说法正化若干要语，皆欢喜去。有华氏子淳，独留起整衣服，长跪白佛：“欲设微食，愿与圣众，俱屈威神。”佛以慈哀默而可之。淳喜为礼而归，调作浓美，严饰室内。晨敷床座毕，行白佛：“食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”佛与弟子俱到其舍，就高座于众前坐，淳手自斟酌，奉钵致浆。有恶比丘，已欲取器，佛知之。淳念圣思，善意供养，行澡水毕，取小床坐佛前，说颂问曰：

“请贤圣慈智，已度到彼岸，

法御为折疑，将几沙门辈？”

佛告淳：“沙门有四，当识别之：一曰、行道殊胜；二曰、达道能言；三曰、依道生活；四曰、为道作秽。何谓殊胜？佛所说法，不可称量，能行无比，降心能度，忧畏为法，御导世间，是辈沙门为最殊胜。何谓能言？佛所称贵微妙之法，体解其情，行之不疑，亦能为人演说道迹，是辈沙门为愍能言。何谓依道？念在自守，勤综学业，一向不回，孜孜无倦，以法自养，是辈沙门为知生活。何谓作秽？恣意所乐，依恃种姓，专为秽行，为众致议，不敬佛语，亦不畏罪，是辈沙门为道作秽。凡人见闻，将谓在道学

净智者，如此而已。当知是中，有真有伪，有善有恶，不可齐同以为一也。彼不善者，为贤致谤，是故佛律黜夫恶者。譬如苗中生草、不去害禾，世多此辈，内怀秽浊，外如清净。若知福者，信心奉道，终不为彼起恨想也。识善之人，修己远恶除欲怒痴，故得道疾。”佛说已，淳欢喜。

佛说方等泥洹经卷下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之拘夷邑。已乐波旬历城中，度行半道所，佛疾生身背痛，止树下坐。敕贤者阿难，持钵到拘遗河取水，则受教行。是时五百乘车，厉渡上流，水浊未清。阿难行取水，还往白佛言：“向群车过，水浊未清适可澡洗。有熙连河，去此不远，请取可饮。”

佛取钵水，澡面洗足，于是以忍疾。又得间时，诸华大臣，字福嗣，行遥见佛，诸根寂默，得上调意之灭净，具颜色明好，心欢喜前礼佛，揖让毕，一面住。佛问福嗣：“汝于何得法喜？”对曰：“由于比丘力蓝。昔我行道，见力蓝坐树下。是时道上，五百乘车过。有人后到，下车问比丘：‘见前群车不？’答言：‘不见。’又曰：‘宁闻车声不？’答言：‘不闻。’曰：‘时卧耶？’言：‘我不卧，自思道耳。’其人叹言：‘车声轰轰，觉而不闻，用心何专，难有乃尔！五百车声，尚且不闻，岂他闻哉？’即施之以一染布衣。我时闻此，甚加其志，遂得法喜，至于今日。”

佛问福嗣：“汝知雷电霹雳孰与五百车声？”对曰：“正使千车疾驰同响，犹不能暨。”佛言：“曩昔一时，吾游阿沉，其日晡时，天暴雷雨，震电霹雳杀四特牛、耕者兄弟二人，人众大聚，声亦讙嗷，我定意觉，彷徉经行。一人来稽首作礼，随我而步。吾问：‘是何匆匆？’其人言：‘向者霹雳，杀四特牛、耕者兄弟二人，世尊独不闻乎？’吾言：‘不闻。’曰：‘时卧耶？’答言：‘不卧，自三昧耳。’其人亦叹言：‘希闻得定如佛者也，夫名霹雳声聒天地，而得寂定不闻者哉！’其人心悦，亦得法喜。”

福嗣赞曰：

“遇哉睹佛者，何人不得喜？

福愿与时会，令我获法利。”

佛答颂言：

“爱法者卧安，得喜志念清，

真人所说法，贤者常乐行，

法护行法者，如雨之润生。”

于是大臣敕其仆，归取新织成黄金氍，手奉献曰：“知佛不用，愿哀纳之。”佛受其氍，为说法之正化若干要语。福罽避坐言：“从今日始，身自归佛，自归道法，自归圣众，受清信戒，身不杀，不妄取，不淫勃，不欺伪，不饮酒，不啖肉，不敢有犯。国事多故，当还请辞。”即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佛敕贤者阿难：“取福罽黄金织成氍来。”受教奉进，佛取被身。

阿难见佛，光颜从容，舒怿明好，殊紫金色，长跪白言：“自我得侍，二十余年，不识有如今日佛面光润颜色发明，愿闻其意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有二因缘佛色发明。何等二？谓初夜得佛无上正真之道妙正觉时，及至终夜弃所受余无为之情取灭度时。吾今夜半，当般泥洹，故色发明。”

阿难啼言：“何其驶哉！佛取泥洹！何其疾哉！世间眼灭！”

于是，佛请贤者阿难至熙连河。佛到河边，著衣入水，两手举衣，自澡浴身已，乃渡河于彼岸住。整衣服告阿难：“朝从弟子淳饭，夜当灭度。汝解淳意，佛从汝饭，即夜灭度。天下有二难得值，若得遭值，面供养者，既解疑畏，且有正报。何等二？一为若施饭食，令彼得以食之气力，成无上正真，为至圣佛；二为若施饭食，令彼得以食之气力，弃所受余无为之情而灭度者。今淳饭佛，当得长寿、得无欲、得大富、得极贵、得官属，终生天上。获此五福，语淳勿忧，宜用欢喜。汝一饭佛而获多报，当知佛者不可不敬，经法不可不学，圣众不可不事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如恮比丘，性弊悢急，好骂数说，佛泥曰后当如之何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我泥曰后，为恮比丘，作梵檀罚，令众默屏，莫复与语，彼当为惭而自改悔。”

彼时，佛敕贤者阿难：“施床枕，我背疾。”即施床枕。佛倚右胁，屈膝累脚卧，思至真正智之道。

于是佛请贤者阿难，令说七觉意。阿难言：“唯，昔从佛闻：一、志念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；二、法解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；三、精进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；四、爱喜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；五、一向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；六、惟定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；七、行护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已能言之，宜必精进。”对曰：“唯。”

“能言者当精进。如是，阿难，仂行者得道疾。”佛起基坐，思惟法意。

有比丘说颂曰：

“甘露化从佛出，疾如听弟子陈，

教以此劝后学，七觉妙宜咨贤。

由佛兴使我得，清白行无玷缺，

学当知正志念，爱喜法精进入。

一白专护定意，如法解为净智，

有疾者宜闻斯，觉微想除邪思。

是疾者为法王，道宝出自此源，

彼犹尚请聆法，况凡夫而替闻？

胜上首明弟子，来问疾务听真，

在圣哲犹不厌，何况余欲废闻？

若过时闻道备，起他想心乖异，

如彼为非爱喜，佛之教无杂思。

爱喜者一向法，为无为心行寂，

已正止无闻想，是名为法解觉。

众行灭智已淳，自归此三世尊，

愿一切人天神，共学慈大道真。

今圣师灭度后，众贤必绍教明，

尊时讲诵法言，愿神骨助化行。”

彼时，佛敕贤者阿难：“汝于苏连双树间，施蝇床令北首。我夜半当灭度。”受教即施，还白已具。佛到双树，就绳床侧右胁而卧。阿难在床后，垂头啼怃怅言：“一何驶哉！佛取泥洹！一何疾哉！世间眼灭！我诸同志，从四方来欲见佛者，望绝已矣。佛难复睹，难复得侍，来而不见，皆当悲慕，子何心哉？”

佛问比丘：“阿难胡为？”对曰：“在后悲泣。”

佛谓阿难：“汝莫啼也！何则自汝侍佛已来，身行常慈，口行亦慈，心行亦慈，恕以施安，念虑详审，有心于佛。虽彼往昔过佛侍者，为最供养不得踰汝。亦彼当来，及现在佛之有侍者，尽心供养不得踰汝。何者？汝达于佛，而知宜适。若众比丘每诣佛时，可通见者常得时宜。若比丘尼及清信士、清信女辈，每诣佛时，可通见者常得时宜。每众异学及诸梵志、居士之辈，来诣请现，可通见者常得时宜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天下极贵，转轮圣王，有四难及自然之德。何等四？若其属国诸刹利王来亲诣朝觐者，圣王欢喜，现为说法，皆乐听受，遵承奉行，是一德也。若诸奉道梵志之辈，来亲诣朝觐者，欢喜引现，为之说法，皆乐听受，遵承奉行，是二德也。若诸理家居士之辈，来亲诣朝觐者，欢喜引现，为之说法，皆乐听受，遵承奉行，是三德也。若彼儒林异学之徒，来亲诣朝觐者，圣王辄现，为之说法，皆乐听受，遵承奉行，是四德也。

“又此比丘贤者阿难，亦有四美难及之德。何等四？若诸比丘诣阿难所，即欢喜与相见，为说经法，无不开解乐受奉行；诸比丘尼、诸清信士、诸清信女诣阿难所，即欢喜与相见，为说经法，无不开解乐受奉行，是其第一四德。复有四，贤者阿难，为诸比丘、比丘尼、诸清信士、诸清信女，说经法时，心端言正，无有二意，闻者恭肃，寂然听受，以寂静故，阿难博识，无所忘忽，是其第二四德。复有四，若诸比丘、诸比丘尼、诸清信士、诸清信女，有不解经及法律义，以问阿难，阿难即分别说，皆得解释，出后无不誉阿难者，是其第三四德。复有四，佛所说十二部经，贤者阿难，皆讽诵念识，传为四辈弟子说，如所闻无所增减，亦未曾倦，是为阿难第四四德。为难可及，世间无此！”

是时，有化比丘当佛前住。佛言：“比丘，避莫当吾前。”

贤者阿难白佛言：“我得奉侍二十五载，不自识有如此比丘，无所关启而直前者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是化比丘，又若干劫为大遵天，致神妙有威德，忧畏已除，知佛期在夜半。所以来者？自今已后，永不见佛故。”

阿难言：“独是天知佛当灭度耶？”

佛言：“从拘夷城东西南北纵广四百八十里，诸天侧塞无空缺处，皆忧叹骚扰不安，其心念言佛灭度疾。”

贤者阿难问佛言：“近此左右，有闻物大国、王舍大国、满罗大国、维耶大国，佛不于彼般泥洹，何正于此褊陋小城？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无谓此城为褊陋也。所以者何？古者是国，名拘那越，大王之都。城长四百八十里，广二百八十里，严好如画。城垣七重，下基四层，起高八寻，上广三寻，皆作黄金、白银、水精、琉璃四宝瓦墼。其壁牒尉雕文克镂，地集甎瓬，及民室屋皆四宝成。侠道自生长多邻树，树亦四宝。其金树者，银叶华实。其银树者，金叶华实。水精琉璃树，亦如是。微风动树，常出五音，其声濡悲，如五弦琴。树间浴池，池边集墼，步渚相承。中四宝台，台陛栏楯，屋壁床机，一切四宝。池中常有杂种莲华，青莲沤钵、紫莲拘恬、黄莲文那、红莲芙蓉，四顾成行。其边道上，又有七种奇华，香气馥芬，冬夏常生，五色光明。其国常闻十二种声，象声、马声、牛声、车声、螺声、钟声、铃声、鼓声、舞声、歌声、诸弦乐声、诵仁义声、叹诸佛尊行声。

“时有转轮圣王，名大快见，主四天下，以正法治，自然七宝：一金轮宝、二白象宝、三绀马宝、四神珠宝、五玉女宝、六理家宝、七圣导宝。王有四神德：为童儒时八万四千岁，为太子时八万四千岁，为转轮王八万四千岁，退服法衣八万四千岁，凡寿三十三万六千岁，是其一神德也；王能飞行，游四天下，七宝导从，所至臣属，是其二神德也；端正美色，强健少疾，身中和适，不寒不热，是其三神德也；威神殊胜，心常和悦，明见正道，以法化民，是其四神德也。王每出游，布施兴福，恣人所欲，求浆与浆，求食与食，衣被、车马、华香、钱宝不逆人意，慈于民物如父爱子，士民慕王如子仰父。王每出游，敕御徐行，使国士民久得视见。体性淳仁，四方太平，又是其至德也。

“所部诸国，凡八万四千。小王每朝觐，时王大快见，皆请上殿，欢喜安慰，为说正法，问国所乏。诸王答：‘让受天重赐，自足为乐。’王又敕使：‘各严所治，令如我殿，以正法化，勿枉天民。’辄赐诸王，衣冠、履鞜、车舆、宝物。受诏辞出，莫不欢喜。是时大王所治法殿，长四十里，层陛四重，悉黄金、白银、水精、琉璃，屋壁、栏楯、柱梁、楣栌、枌橑、栋宇，其上覆及下地，床座机筵，皆是四宝。又法殿上，有八万四千交露，舆枰悉施斗帐金交露枰，前施银蹬，银枰金蹬，水精琉璃，枰蹬亦然。其交露间，垂华悬果，四宝杂厕。所覆帐上，金银织成赤罽文绣绫绮杂色，四角珊瑚，交露中施四宝。独座其殿，四面浴池，各纵广一由延。侠池生多邻树，八万四千株，长一由延。诸交露枰，大王出者，即以驾象。

“彼时快见，以其所有，施福甚众，日旦当请沙门梵志上殿饭食。王自思念：‘日月流逝，而吾将老，当用是五所欲宝馆作等，欲自约损，修清净行。’即但与一侍士，俱升法殿，入金交露，坐银御床，思惟天下，贪淫无奇，生者要死，形骸归土，所有万物一切无常。王起入银交露，坐金御床，念合会者皆当别离，恋慕无益，当弃恩爱。净修梵行已，又起之水精交露，坐琉璃床，自念当与老病死竞，改心易行，除淫怒痴。思

无为道已，又起入琉璃交露，坐水精床，专精自思，当弃世间贪欲恶法，思无为道，守惟清净，成一禅行。如是至久，周遍诸枰。

“于是八万四千玉女共白第一玉女宝言：‘天后所知，我等闻者，未复亲侍。守情执敬，愿欲朝见。’答言：‘诸弟还自严饰，当俱朝见。’即告圣导：‘我等妇女，久未亲侍。敬仰之心，皆欲朝见。’导臣即驾八万四千象，犀甲金饰，络用宝珠，白象王朱鬣尾为第一；八万四千马，犀甲金饰，络用宝珠，力马王绀青身朱鬣尾为第一；八万四千车，犀革之甲，饰用四宝，圣导臣为第一；八万四千女，女载一车，玉女宝为第一。诸王导从，诣法殿下，侍士白言：‘诸象、马车、夫人、小王，皆来欲见。’王敕侍士，施床殿下。王下法殿，见八万四千女，服饰靡丽。时民叹曰：‘是难言也。王者严女，乃至于此！’玉女对曰：‘我等久违，不得亲侍，故严服来，愿得朝见。’

“于是王坐，诸女皆前，稽首毕，一面坐。玉女宝前白言：‘今是一切诸象、马车、玉女、小王，自天所有，愿小顾意留心娱志。又八万四千国，天王都为第一，八万四千枰，大正枰为第一，愿天留意，以养性命。’王答曰：‘弟，吾所以宿夜约己自损，正心行慈者，但欲远离此贪欲耳！何则女人嫉妒之态，殃及吾身，是以舍欲，愿离斯咎。’玉女宝垂泣言：‘天王何为独割爱欲，谓我为弟？离弃恩情，绝群女望。愿闻天王，所以戒之正心行慈。为之奈何！我等亦愿，相率修之。’王曰：‘慈心正行，不堕诸漏，弃损贪欲，修德守净，念生日少而命逝疾，人物辈非常，唯道为真！吾是以于诸象马、舆枰、郡国、小王、妇女、爱欲，一切远离，不复系意。欲自忧身，观天地间，无生不终。诸弟各宜正心行慈，无以放恣堕诸漏也！’玉女宝乃抆泪言：‘今天王约己自损，不欲堕漏，念生日少而命逝疾，潜居忧身，守修清净，计诸人物，无生不终，违远所有，不以污意。愿奉明戒，不敢有忘。’王以慈心答谢诸女：‘皆遣去还。’升法殿入金交露枰，坐念慈心，都忘怨恨，无所嫉恶，进思大道，无量德行，普慈世间，而自约省己。复起入银交露枰，坐念悲心，都忘怨恨，无所嫉恶，进思大道，无量德行，普悲世间，而自约省己。复起入水精交露枰，坐念喜心，都忘怨恨，无所嫉恶，进思大道，无量德行，普和世间，而自约省己。复起入琉璃交露枰，坐念护心，都忘怨恨，无所嫉恶，进思大道，无量德行，一切欲护，而自约省。以惟行此四大梵行，却爱欲意，多修清净。王行如是，便得自在，死时安隐，身无痛痒。譬如力士美饭一餐之顷，魂神逝生第七梵天。

“时转轮王大快见者，则故世我身也。如是，阿难，谁能知此，昔我宿命，作转轮王自然七宝，行正法有四德，常能不贪？彼时拘夷城傍，行四百八十里，皆在天王城中。吾前是时，又为刹利王，已六投骨于此地中，并彼为七。今得作佛，已断生死，从是

已后，不复造身。我亦一切皆已周竟，现于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随方教化，三月辄移，终措骨此。”

贤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佛灭度后，当作何葬？”

佛言：“汝默，梵志、居士自乐为之。”

又问：“梵志、居士为葬法当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当如转轮王法。用新劫波锦缠身体已，以五百张氎次如缠之。内身金棺，灌以麻油泽膏毕。举金棺，置于第二大铁椁中。众香积上，而阇维之。讫收舍利，于四衢道，立塔起庙，表刹悬缯，奉施华香，拜谒礼事。是为转轮王之葬法也。”

佛敕阿难：“汝行入城，告诸华氏，佛中夜当灭度。所欲施作，当勉时为，无从后悔。欲面从佛得开解者，宜及是时。”即受教行，入拘夷城，见五百诸华氏，慕会议语。

阿难报诸尊者：“佛夜半当灭度，所欲施作，当勉时为，无从后悔。欲面从佛得开解者，宜及时行。”

众人皆惊，而悲叹言：“何其大驶，佛取泥洹！何其大疾，世间眼灭！”哀恸之声闻于宫中。王遣太子并诸华氏，各将家属俱诣双树，到白阿难，欲前礼问。

阿难入启：“太子阿晨与诸豪姓家属，俱来受三自归，不远是夜。”佛请入，即皆前稽首毕，一面坐。

太子言：“佛身灭度，何其太疾！”

佛报言：“吾本已说，世间非真，无可乐者。凡人贪寿，思恋五欲，惑而无利，但增生死，更苦无量。今我为佛，以得自然无欲，于此又宜自勉。天下智者，常愿见佛，乐闻经法。已有是意，当务立信、立戒、布施、多闻、广学智慧。建此五志以离垢慝，然则世世当受富贵，名誉远闻，生天安乐，可得泥洹。”佛说已，太子及诸华氏皆作礼去。

于是王与国中男女大小十四万众，以人定时，出诣双树，到白阿难，请见受诲，前启佛请入。王将国中贤善者，进稽首毕，一面坐。前无灯火，佛放顶光照二千里。佛言：“劳苦，大王与群臣来。”

王曰：“佛当灭度，有何敕诫？”

佛报王：“自我得佛四十九岁，所说经戒一切具悉，王国贤才皆已采取。”王与群臣，惨然皆悲。

佛告王：“自古已来，天神人物，无生不死、死而不灭，唯泥洹快！王胡为啼，但当念善，改往修来，以政治国，无加卒暴，厚待贤良，赦宥小过，务行四恩，以绥众心。何等四？一当布施，给护不足；二当仁爱，视民如子；三当利人，化以善正；四当同利，与下共欢。王如是者常得其福。我宿命时，行此四恩，积无数世，故得作佛。初得佛已，见泥洹喜，自说颂曰：

“今觉佛极尊，舍淫净无漏，

智为天人导，从者得喜豫。

夫福报至快，妙愿志皆成，

勇疾得上脱，吾将逝泥洹。”

王与来者，皆起礼佛，绕三匝而去。

是时，城中有老异学，年百二十，名曰须跋，闻佛夜半当取灭度，自念：“吾有法望之疑，常愿瞿昙一解，我意当及。”是时即起，自力行到双树，白阿难言：“吾闻瞿昙，斯在夜半，请见决疑。”阿难言：“止！止！须跋，无扰佛也。”须跋固请至再三曰：“吾闻，佛为如来、至真、正谛觉、明行成已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导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众祐，甚难遭值，如沤昙华，百千万世时时一有。愿一见，折所疑！”阿难以为劳扰如来，故不欲通。

佛神心彻听，清净过人，从里知之，即敕阿难：“勿禁止听使入，是为最后，当度异学须跋者也。”

须跋得入，忻然悦豫，善心生焉，见佛欢喜，礼问恭辞，气重揖让毕，一面住，白佛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岂有闲暇，一决其疑？”

佛言：“便问，恣汝所欲，闻可得解。”

须跋问曰：“今世学者，各自称师，有古龟氏，有无失氏，有志行氏，有白鹭子氏，有延寿氏，有计金樊氏，有多积愿氏，有尼揵子。彼八子者，有所述乎，自知之也。”

佛告须跋：“彼与佛异，子曹自作贪生倚想，以邪之道。一曰邪见，不知今世后世，所作自得，好以卜占享祀求福。二曰邪思，念在爱欲，有诤怒心。三曰邪言，虚伪谄谀，佞谗绮语。四曰邪行，杀生贪取，有淫勃意。五曰邪命，求利衣食，不以正道。六曰邪治，恶不能止，善不能行。七曰邪志，志贪常乐，痛身谓净。八曰邪定，专意所望，不见出要。

“如是，须跋，昔我出家，十有二年，道成得佛，开说经法，但五十载。自从舍家，有戒、有定、有慧、有解，得度知见，说正道者，唯佛沙门，非凡异也。吾本所履，有八真道，第一沙门亦从是得，二三至四皆从是成。若不见此八真道者，彼为不得沙门四道。所谓八真道者？一为正见，见今世后世，作善有福，为恶得殃，知苦知习，灭行得道。二为正思，思乐出家，去诤怒心。三为正言，言谛至诚，柔软忠信。四为正行，不杀不邪，无有淫心。五为正命，求利衣食，以道不邪。六为正治，抑制恶行，发起善意。七为正志，志惟四观身痛意法，解非常、苦、非身、非净。八为正定，一向无为，成四禅行。沙门、梵志履此八正，乃成四道，能师子吼。我贤弟子，行无放逸，世间意灭，故得罗汉。”

于是，须跋谓阿难言：“快哉贤者！是利弘美，实未曾有。盖上弟子得值此者，不亦妙乎！今受圣恩，乃闻是法，愿得舍家，受成就戒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异学须跋，愿受众祐自然法律，舍家就戒沙门之行。”

佛以可其就戒之志曰：“是吾未后得证见净者，异学须跋也。”即授戒为比丘，一心受不放逸，以健制、以志惟、以断却，如所欲下须发被袈裟，以家之信离家，为道得法，意具净行，自知作证成解究畅，为行如应已意通知。

贤者须跋已度世得应真，坐自念：“吾不能待佛般泥洹，便先灭度，而佛后焉。”

彼时，佛告诸比丘：“我灭度后，傥有如此外学他术在异生辈，欲弃束发来践法渚，沐浴清化，舍家就戒，当听可彼以为沙门。何则用彼有大意故？当先诫之三月，知能自损用心与不。若言行相应者，为能舍罪，先授十戒；三年无失，乃与二百五十戒。其十戒为本，二百四十戒为礼节威仪，能行此者，诸天代喜。又凡希望受律就戒作沙门者，有四因缘，皆有慕乐近道之意。我灭度后，或离县官求作沙门，或年老耆求作沙门，或贫困劣求作沙门，或习正行求作沙门。若夫贤才习正、耆老贫困，及离县官，来为道者，其于衣食，趣得而已。受诵法言，如有梵行，可得久住。犹为从是令多人安多人得度，世间得依，利诸天人。是故曰从法者，现世得安，现世得解，当善谛受。彼为何法令现世安得解度者？谓佛所说十二部经：一文、二歌、三记、四颂、五譬喻、六本记、七事解、八生传、九广博、十自然、十一道行、十二两现。是名为法。若以奉持护如法者，即现世安，可得解度。但当谛受，护持讽诵，正心思惟，令清净道得以久住。

“汝诸弟子，当自勖勉，无以懈慢，谓佛已去，莫可归也。必承法教，常用半月望晦讲戒，六斋之日高座诵经，归心于经，令如佛在。又族姓子、族姓女，所当追念，为有四事：一曰、佛为菩萨初下生时；二曰、佛始得道妙正觉时；三曰、上头说经转法轮

时；四曰、弃所受余无为之情般泥洹时。当论思此，念佛生时福德如是，佛得道时神力如是，转法轮时度人如是，将灭度时遗法如是。次中末时，有思念此，起意行者，皆生天上。若以受此，而有疑望非意在佛及法圣众、苦集尽道，汝诸比丘，当解所问令如我在。为以是语面所问佛，亦真弟子，自所问告及从我解说之。”

贤者阿难在后扇佛，应曰：“唯诺，皆已愿乐。无一比丘有疑非意于佛法众、四谛者也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其已愿乐如来正化，于佛法众、苦集尽道无所疑者，当弃贪欲慢悢之心，遵承佛教，以精进受默惟道行。是为最后佛之遗令，必共顺之。汝诸比丘，观佛仪容，难复得睹。却后一亿四千余岁，乃当复有弥勒佛耳！难常遇也。天下有沤昙钵，不华而实；若其生华，则世有佛。佛为世间日，恒忧除众冥。自我为圣师，年至七十九，所应作者亦已究畅。汝其勉之，夜已半矣。”

于是，佛作一禅之思惟，通第一禅；又起二禅之思惟，通第二禅；又起三禅之思惟，通第三禅；又起四禅之思惟，通第四禅；又起空无际之思惟，通空无际；又起识无量之思惟，通识无量；又起无所用之思惟，通无所用；又起不想入之思惟，通不想入；又起想知灭之思惟，通想知灭。

是时，阿难问阿那律：“佛已灭度耶？”答言：“未也，佛方思念想知灭之思惟。”

阿难言：“昔闻佛说，从四禅思惟，至于无知弃所受余无为之情，乃般泥曰。”

时佛舍想知灭还思不想入，舍不想入思无所用，舍无所用思识无量，舍识无量思空无际，舍空无际思第四禅，舍于四禅思第三禅，舍于三禅思第二禅，舍于二禅思第一禅，从一禅思复至三禅，便从四禅反于无知弃所受余泥洹之情，便般泥洹。当此之时，地大震动，诸天龙神侧塞空中，散华如雨，莫不叹慕，而来供养。

时第二天帝释，下说颂曰：

“阴行无有常，但为兴衰法，

生者无不死，佛灭之为乐。”

第七梵天下说颂曰：

“妙哉佛已弃，一切世间倚，

广遗清净教，三界中无比，

神真力无畏，光明灭于兹。”

贤者阿那律说颂曰：

“佛已无为住，不用出入息，

本由自然来，灵耀于是没。

意净无所著，为人受斯疾，

施惠教已遍，乃退归寂灭。

惟兹遇佛者，莫不蒙恩泽，

今已沦清虚，求了时复出。”

是时，诸比丘皆骚扰徘徊呼言：“驶哉！佛般泥曰！一何疾哉！世间眼灭！”中有忧叹自悲，念世间苦不得是道。中有尸视惟心倚有从因缘起，以作复作，受非常苦，生辄有死，死则复生，生死往来，精神不灭，莫致是处。

贤者阿那律言：“止！止！阿难，晓众比丘，上天见此以为荒迷，安有舍家入自然律而不能用法利自解？”

阿难拭泪而问：“上有几天？”

答曰：“从威耶越至沤荼庙，及熙连河四百八十里，诸天充满，无有空缺。徘徊骚扰皆言：‘驶哉！佛般泥曰！亦大疾哉！世间眼灭！’中有忧叹自悲念世间苦贪欲所蔽不见斯道，或相晓言，佛说生死本从缘起，意作复作，受非常苦，生辄有死，死则复生，识随行走，莫知泥洹。佛已度世，宜各精进。”

夜至过半，阿那律令阿难入告城中，佛已灭度，所欲施作，宜及时为。阿难入告城中，诸华闻之，莫不惊愕，踊躃悲言：“何其驶乎，佛般泥曰！何其疾乎，世间眼灭！”举城中相会聚，奉持华香，诣佛舍利，稽首作礼，承事供养。

共问阿难：“葬法云何？”

答：“如教说转轮王法，佛当复胜。”

诸豪姓言：“宁可僻期七日，欲奉伎乐、华香、灯烛，展我曹心。”

阿难答言：“恣听所欲。”

诸华即共作黄金罂、黄金舆床、黄金棺，为铁椁，具新劫波锦、五百张氎。是时四面人众，周满四百八十里中，皆赍伎乐、华香，来诣双树，共举佛身，置黄金床上，而以伎乐礼事供养。

于是，诸华选众童男，使扶持舆床，欲至沤荼神地，如阁维之。而诸童子不能得前近佛举床，又复更进，至于再三，了不得持。

贤者阿那律语阿难言：“所以不得举佛床者，是诸天意。欲使诸华童子，倚床左面，诸天右面，国人随后，共举床入东城门。过往城中，施天乐供养讫，出西城门，置沤荼地，累积众香乃阇维之。”

阿难言：“诺，敬如天愿。”以告诸华，皆曰敬从。即使诸僮左面属若干种缯，系床左角；天于右面属诸天缯，系床右角而绞之。余无数天于虚空中，散天杂华，而雨泽香。

是时，婆贤大臣与拘夷大臣议，欲以人乐、赞绍天乐俱送舍利。即如所议，徐行入东城门，周遍城中。四衢道里巷处处住，施华香伎乐。出西城门，到沤荼地，持劫波锦缠佛身体，五百张氎次缠千过。麻油泽膏，灌满金棺，已内佛身。举黄金棺，置铁椁中。库藏既殡，积众香毕，沤苏大臣执火而欲燃佛，积火至辄灭，三进不燃。

贤者阿那律语阿难言：“火所以不燃者，是诸天意。见大迦葉将五百众，从波旬来，已在半道，欲面礼佛故，使火不燃耳。”

阿难言：“诺，敬如天愿。”

是时，有异道士名阿夷维，见佛灭度，得天曼那罗华，去至半道。迦葉见之就车问：“子知我所事圣师佛乎？”即答言：“我举知之，般泥曰已七日，天人普会供养其身。吾从彼来，得此天华。”于是迦葉怅然不乐，五百比丘中，有徘徊骚扰仰天呼怨：“佛般泥曰，一何巨疾！世间眼灭。”中有忧叹悲伤，念世间苦，为恩爱缚，不见斯道。

迦葉晓言：“诸贤者释忧，当知有身皆从缘起，心作复作，致非常苦。生者辄死，死则有生，五道无安，唯泥洹乐。未得道者，当求法利，舍有为无所会则得矣。摄衣疾行可见佛身。”

其众中有名檀头者，亦释家子，与佛同出，止诸比丘言：“何为复忧！我曹从今已得自在。彼老常言当应行是，不应行是。今彼长逝，不甚佳耶！”

迦葉不悦，行到双树至睹佛积，谓阿难言：“及未阇维，请见佛身。”

阿难对曰：“佛身已缠，淹用麻油，藏在金棺，外积众香，匝灌泽膏。虽未阇维，固已难见。”

迦葉请至三，阿难答如初，以为佛身难复得见。于是佛尸从重棺里双出两足，一切见者莫不欢喜。

迦葉稽首作礼，见佛足上而有异色，仰问阿难：“佛身金色，是何故异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有羸老母，稽首佛足，堕泪其上，故异色耳。”

大迦葉又不悦，乃喟然赞颂曰：

“彼为灭不生，不复受老死，

亦为不复会，无有相逢憎，

本已舍恩爱，不为别离忧，

当为求方便，令致得是处。

佛为五阴净，已断不复有，

亦又不为为，有受是五阴，

苦为已毕尽，有本亦已除，

当勤求方便，令得如是安。

佛已断世间，爱欲一切解，

亦为悉能忍，得离诸患难，

为已自安隐，亦致天下安，

当为稽首是，永得度三界。

佛所说经戒，为世间最明，

已广现正道，审谛无所疑，

亦遍活天下，令得度老死，

诸得值佛者，谁不受弘恩？

譬月照于夜，为除阴冥闇，

如日照于昼，能使天下明，

亦如电光现，为暂照厚云，

佛明一时出，都已明三界。

一切所名河，无过昆仑河，

一切名大水，亦为无过海，

一切星宿中，月为第一明，

佛为世间导，天上天下尊。

佛所以度世，福施已周匝，

所说教戒行，在在悉分明，

亦以法流布，弟子乐受行，

令天人鬼神，龙敬承行礼。”

迦葉说已，稽首佛足，绕积三匝，却住一面。诸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，天龙鬼神王、天乐神、质谅神、金翅鸟神、爱欲神、蛇躯神，各前稽首佛足，绕积三匝，一面住毕。于是佛积不烧自燃。贤者阿难时说颂曰：

“佛以中外净，为梵世之身，

本乘精神下，而今厝于是。

锦缠氍毹千过，不用衣著躯，

亦不以浣濯，如一净鲜明。”

至终其夜，佛积烧尽，自然生四树，苏禅尼树、迦维屠树、阿世鞮树、尼拘类树。国诸豪姓，共捡佛骨，盛满黄金罂，置于舆床，举入城中著大殿上，共作伎乐，散华烧香礼事供养。

时波旬国诸华氏，可乐国诸拘邻，有衡国诸满离，神州国诸梵志，维耶国诸离撻，闻佛止双树般泥曰，各严四种兵，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到拘夷止城外，遣使者言：“闻佛众祐止此灭度。彼亦我师，敬慕之心，并来从君请佛骨分，欲还本土立起塔庙。”

拘夷王言：“佛自来此，我当供养。远苦诸君，舍利分不可得。”

赤泽国诸释氏，亦严四兵，来到报言：“闻佛众祐止此灭度。是释圣雄，出自我亲，实我诸父，敬慕之心，来请骨分，还立塔庙。”

王答如初，不肯与分。

摩竭王阿阇世，又严四兵，度河津来，使梵志毛蹶入问消息，致殷勤言：“吾本宿夜，信心友汝，无取无诤。今佛众祐止此灭度，是三界尊实我所天，敬慕之心，来请骨分。汝其与我，则我与汝所有重宝，愿终共之。”

王答曰：“佛自来此，我当供养。谢汝大王，舍利分不可得也。”

于是，毛蹶聚众人作颂告言：

“今各撰躬，远来拜首，

谦逊求分，如我不与，

举止动众，四兵在此，

义言不用，必命相抵。”

拘夷国人，亦答颂曰：

“远劳诸君，辱屈拜手，

佛来遗形，不敢相许。

如欲举众，吾斯亦有，

俱命相抵，则未为恐。”

梵志毛蹶晓众人言：“诸君皆宿夜承佛严教，日诵法言，心服仁化。一切众生尚念欲安，且佛大慈故，烧形遗骨，欲广祐天下，何宜当为毁本慧意？舍利现在但当分耳。”众咸称善，皆诣舍利，稽首毕，一面住，乃共使毛蹶分之。

于是毛蹶持一罂受石许，蜜涂其里，分为八分已，白众言：“吾既敬佛，亦嘉众意，愿得著罂舍利，归起塔庙。”皆言：“智哉！是为知时。”即共听与。

又有梵志，名温违，白众人言：“窃慕善意，乞地燋炭，归起塔庙。”皆言与之。后有衡国异道士，求得地灰。于时八国得佛八分舍利，各还起塔，皆甚严好。梵志毛蹶，种邑道人大温违，还俾贲邑，衡国道士得地灰，归皆起塔庙。舍利八分有八塔，第九罂塔，第十炭塔，第十一灰塔。

佛从四月八日生，四月八日舍家出，四月八日得佛道，四月八日般泥洹，皆以佛星出时，此时百草华英，树木繁盛。佛已般泥洹，天下光明灭。十方诸天神，莫不自归佛。

既分舍利，又为远方诸四辈弟子，未悉闻故，留九十日，乃起塔庙。诸来国王、豪姓人民、家属仆从，皆斋戒九十日。

在所远方，四辈弟子众，普会拘夷，共问阿难：“于何起塔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当出去城四十里，于卫致乡四衢道中作塔庙。”

拘夷豪姓，共作甎瓠石墼，纵广三尺，集用作塔，高及纵广，皆丈五尺。藏黄金罂，舍利于其中置。立长表法轮，槃盖悬缯，燃灯华香伎乐，礼事供养。举国人民，得共兴福。大迦葉、阿那律、众比丘会共议。一日三十万众，及诸国豪姓群臣，得值佛时，敬意行福，终皆当生第四天上，与弥勒会而得解脱。拘夷国王当生第十二水音天上，至弥勒作佛时，当下为佛造立精舍，胜今给孤独园。

阿难问大迦葉：“拘夷王何以不于弥勒佛求应真道？”

答言：“是王未厌生死苦故。未厌生苦者不得应真。”

阿难言：“我已患厌身苦，不得离世间，奚不得道？”

迦葉答言：“汝但持戒，不行身观，坐倚生死有饭食想，而生死行未休故也。”

至九十日，大迦葉、阿那律、众比丘会共议。佛十二部经，有四阿含，独阿难侍佛久，佛之所说，阿难志讽，当从书受。恐其未得道，尚有贪心，欲持旧事诘责阿难。与设高座，三上三下，如是者，可得诚实。皆言大善。

众会坐定，值事比丘逐阿难出。须臾又请，阿难入礼众僧，未得道者皆为之起。值事比丘处著中央高座，于是让言：“此非阿难座。”众比丘言：“用佛经故，处汝高座，欲有所问。”阿难就座。众僧问曰：“汝有大过，宁自知不？昔者佛言，阎浮提乐，汝奚不对。”值事比丘敕阿难下，即下对言：“佛为不得自在，当须我言耶？”众僧默然。值事比丘又令阿难上，众复问曰：“佛为汝说，得四禅足者，可止一劫有余，汝何以默？”阿难下言：“佛说弥勒，当下作佛。始入法者，应从彼成。设自留者，如弥勒何？”僧又默然。阿难心怖。众比丘言：“贤者当如法意具说佛经。”对曰：“唯然。”如是三上。

阿难最后上言：“闻如是：一时，”座中未得道者，皆垂泣言：“佛适说经，今何以疾？”

大迦葉即选众中四十应真，从阿难受得四阿含：一中阿含、二长阿含、三增一阿含、四杂阿含。此四文者，一为贪淫作，二为喜怒作，三为愚痴作，四为不孝不师作。四阿含文各六十疋素。

众比丘言：“用写四文，当兴行于天下。”故佛阁维处，自生四树，遂相捡敛，分别书佛十二部经、戒律法具。其在千岁中，持佛经戒者，后皆会生弥勒佛所，当从彼解度生死履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3 种 / 5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怡-台+延]	悗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22680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2639）
[番+瓦]	甒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3F43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073）
[登+毛]	甓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3CAA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846）